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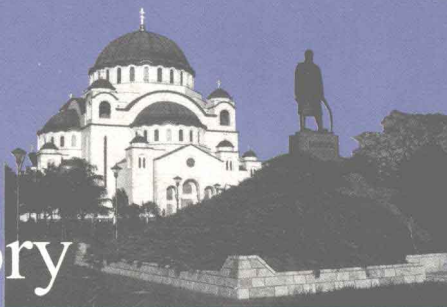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南斯拉夫史

约翰·R. 兰普 著 刘大平 译

Yugoslavia
as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南斯拉夫史

约翰·R. 兰普 著 刘太平 译

Yugoslavia as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0 -050 号

Yugoslavia as History: Twice There was a Country 2nd Edition / by John

R. Lampe / ISBN: 978 -0 -415 -77572 -4

Copyright © 20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出版并限在
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
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斯拉夫史/(美)兰普著;刘大平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1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7 -5473 -0553 -9

I. ①南… II. ①兰… ②刘… III. ①南斯拉夫—历
史 IV. ①K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931号

责任编辑:张爱民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39.75

字 数:540千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 -7 -5473 -0553 -9

定 价: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致 谢

xiii

1987 年从威斯康星大学退休之后,迈克尔·彼得罗维奇(Michael Petrovich)打算着手写作一部南斯拉夫史。这个南斯拉夫曾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主张存在过。次年我的导师之一迈克尔·彼得罗维奇去世,从而中止他的这项调研工作,即调研一个消逝的国家和一种被击败的主张。弗雷德·辛格尔顿(Fred Singleton)也没有见证到把南斯拉夫的瓦解列入《南斯拉夫人民简史》的最新版本。198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斯拉夫人民简史》,作为其 1968 年版斯蒂芬·克里索尔德(Stephen Clissold)编辑的《南斯拉夫简史》的后续。

我在 1993 年开始准备写作本书,部分出于对这一因迈克尔·彼得罗维奇的提前退休而未完成的工作的责任感。但是我也肩负其他责任。弗雷德·辛格尔顿和彼得罗维奇的著作摆脱了研究这些领地和民族的根深蒂固的英美传统,这应该接受我的充分感谢。当然,英国的传统更悠久,它始于人类学家亚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 1875 年到达波斯尼亚,并且通过菲利斯·奥蒂(Phyllis Auty)、斯特万·帕夫洛维奇(Stevan Pavlowitch)和其他人的著作延伸到弗雷德·辛格尔顿所建立的布拉德福大学南斯拉夫研究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代美国专家先驱涌现出来。除了迈克尔·彼得罗维奇和我应感激的明尼苏达大学的蒂奥法尼斯·斯塔夫罗(Theofanis Stavrou)在巴尔干史方

面的基础训练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主要导师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在经济史方面的基础训练之外,我应感激同查尔斯(Charles)、巴巴拉·耶拉维奇(Barbara Jelavich)、彼得·舒加尔(Peter Sugar)、韦恩·武契尼奇(Wayne Vucinich)和乔治·霍夫曼(George Hoffman)的长期交往。我还曾得益于更年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他们人数众多,以至于不能在这里列举,他们远远超出了在注释中引用的可观数量。

xiv 也应当提到过去 20 年之内出现的年轻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们已恢复其国家在东南欧学术研究方面在 20 世纪早期所享有的突出地位。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霍尔姆·桑德豪森(Holm Sundhaussen)和沃尔夫冈·霍普金(Wolfgang Hopken)的著作已经各自证明对我特别有用。罗兰·舍恩菲尔德(Roland Schonfeld)指导下的、设于慕尼黑(Munich)的东南欧协会(Südosteuropa-Gesellschaft)的刊物和活动也已证明对我特别有用。

我自己同前南斯拉夫的联系始于 1965 年。作为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到 1966 年我一直任职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 1969—1970 年,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因为博士论文研究返回贝尔格莱德。从那时以来,作为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并且 1987 年以后作为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东欧研究室主任,进一步的研究已经让我无数次回到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在前南斯拉夫战后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之中,我广泛得益于卢布尔雅那的扬科·普莱特斯基(Janko Pleterški)、萨格勒布的米里亚娜·格罗斯(Mirjana Gross)和留博·博班(Ljubo Boban)、贝尔格莱德的丹妮卡·米利奇(Danica Milic)和布兰克·彼得拉诺维奇(Branko Petranovic)的著作。同时,他们和被提及的任何一位西方学者都不应当对本书承担责任。

因为我同前南斯拉夫的长期联系,一项进一步的职责存在于这些章节,即如何更具体地将前南斯拉夫暴力终结的未结束的悲剧和其历史连接起来,尽管其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关但独立的各民族和

地区,并且其起源于对 1918—1941 年、1945—1991 年两个南斯拉夫国家和主张的可行性寻求。我把寻求这些联系而不是把寻求这两个南斯拉夫的更全面的历史,作为我的主要任务。歪曲经由选择的资料去为南斯拉夫的所有不幸而控诉一方或另一方,这在前南斯拉夫和后继国家中起了有害作用。贝尔格莱德历史学家安德烈·米特罗维奇(Andrej Mitrovic)已经恰当地把这种歪曲称为“准历史”。这种情况激励了我。在西方世界,这种矛盾控诉的混合体已经鼓励了“古老的对抗”观念。虽然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观念仍然有助于拒绝承认组成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为欧洲人,并且将他们当前的冲突描述为原始问题。

这本简短的著作旨在从大量可得到的证据、学术研究和外交报告中集合足够的线索,去将两个南斯拉夫和它们的起源连接起来、将它们的实力和其弱点连接起来,并且将其血腥的失败和完整的历史背景连接起来。本书期望为学者们提供颇具有启发的新的分析或解释。它也应提及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和负责任的公职人员及大学生。时势要求这样一本著作是可理解的、有权威的和有独创性的。补充书目主要是英文的并且也有德文的。其建议表明,从总体上看,与关于前苏联集团任何国家的著作相比,该著作的正文更为全面。这些注释,得感谢前南斯拉夫的所有组成部分所遗留的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并且感谢驻贝尔格莱德的英美大使馆和驻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之声”(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的有益报告所留下的档案。这些注释也寻求确认那些遗留许多重要历史争端的互相抵触的看法,特别在可靠的原始资料缺乏的地方,例如关于两场世界大战的看法还卷入了合法的争议。通过这些争议,这种叙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种叙述得出结论或省略细节,而一些严肃的学者和许多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拥有当地经历的人士无疑将在这些细节中发现争议。我曾尝试把自己在那里作为局外人的经历与最广泛的学术观点以及我能够集合的原始资料结合起来,并且我已经尽力做到公平。

xv

最后,我希望表达一些具体的感激之情。像伍德罗·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的副主任小塞缪尔·F. 韦尔斯(Samuel F. Wells, Jr.)一样, 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历届主任理查德·普里斯(Richard Price)、克利福德·福斯特(Clifford Foust)和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提供了始终如一的鼓励。我感谢《东欧思潮研究》(*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该期编辑克里斯托夫·尼日(Kristof Nyiri)在论文《南斯拉夫国家观念的失败》(《东欧思潮研究》1994年总第46期, 第69—89页)中提供了把我的最初建议传播到更广泛主题的机会, 并且感谢拉塞尔·O. 普里克特(Russell O. Prickett)和柳比萨·艾丹奴维奇(Ljubisa Adamovic)在我们的合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杜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所表现的见识。也应当感谢1993年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同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被提议的目录进行的圆桌讨论, 以及同年与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历史学家的非正式会议。

该书的二手资料或原始资料来自一长串单位, 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全都一贯乐于助人。这些地点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在伦敦的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之声”档案馆、在贝尔格莱德的“当代史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和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的几个图书馆。非常感谢1993年“自由欧洲之声”对我在慕尼黑的一个月研究的支持和1994年“人文科学学会”(the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对我在维也纳的一个月写作的支持。

在该项工作的后期阶段, 我获得了来自各种挑剔的读者们的重大帮助, 他们是: 盖尔·斯托克斯(Gale Stokes)、丹尼森·拉西诺(Dennison Rusinow)、萨布丽娜·佩特拉·拉梅(Sabrina Petra Ramet)、德拉戈·洛克桑迪奇(Drago Rokсандic)、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克莉丝汀·亨特(Kristin Hunter)、安妮塔·贝克·兰佩(Anita Baker Lamp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征求的几位匿名读者。他们不分担我对最终文本所负有的任何责任。已出版的该书也受益于克莉丝汀·

亨特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工作、乔纳森·金博尔 (Jonathan Kimball) 和菲利普·伯克尔巴赫 (Philip Birkelbach) 编制的统计表, 以及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鲍林制图公司的拉里·A. 鲍林 (Larry A. Bowring) 绘制的地图。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莉丝·安·索尔 (Lys Ann Shore) 出色地编写了索引。如果没有安妮塔·贝克·兰佩的坚定支持, 特别是在周末和晚间写作的一年半期间的坚定支持, 那么我本人不可能完成该书的写作。

第二版前言

xvii

在 1993 年,我怀着一种悲哀的义务感开始写作本书的第一版。似乎对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而言,与邻近的苏联集团拥有的任何成员相比,前南斯拉夫的暴力终结失去了超越战后共产党政权限制的一个更好机会。对全东欧而言,1989 年之后,当这个机会到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成为“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中阅读而知的一个地方……它随风而逝”。我试图把我的历史书和《飘》(*Gone with the Wind*)的怀旧分开。但是我也寻求置身事外于后继国家中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将其多数种族和领土看做与两个共同国家几乎没有过去的联系——当然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联系。太多的西方观察家都有这种倾向。

种族战争和混乱的过渡现在已经持续了整整 10 年,这些后继国家努力使其自身同那些真实存在的联系摆脱干系。这些努力已给这些过渡贴上标记。它们的斗争为该书第二版提供了主要理由。该书第二版关于 1991—1999 年冗长的新章节记录了后继国家中的一些进步和成绩,但却留给我另一个喜悦少于悲叹的十分糟糕的任务。在着手写作最近几年的事件时,我不得不依赖于筛选的二手资料和这 10 年间我对该地区的 12 次访问所作的观察报告。历史学家更喜欢依靠的关于第一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仍有待充分研究,关于第二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仍有待完全公开。尽管几乎完全没有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原始资料,

但是即使在科索沃最近发生的悲剧之前,对整个欧洲和美国而言,在防止更多的种族战争,并且在重新联合整个东南欧方面,死亡、流亡或离散的代价的确太巨大,并且赌注太高,以至于不能避免面临我也称之为即时历史的挑战。

就我在修订第一版“序言”和 11 个章节中曾付出的相当大的努力而言,相当多的理由继续客观存在着。近来在一个继续使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名称的后继国家中爆发的战争,要求更加重视科索沃、马其顿和黑山的民族史。在篇幅允许和一种共同命运或民族间关系的某种关联存在的地方,已经纠正了我对独立文化史的有意识忽视。我已特别注意去阐明这些简化部分,并纠正最频繁出现于最初的世纪跨越章节中的简单事实错误。这有益于那些希望在此基础上从一种或另一种独特视角去理解该书后面部分的挑剔读者。

从我的书首版以来,持续缺乏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任何新的总体研究,同时,除了一大批新闻论述以外,出现了许多关于特定领域和时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研究和学术成就,因此我找到修订该书和增加第 12 章的进一步理由。该新章节的脚注列举了仅仅论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0 本出版物,扩展的书目增加了 40 本英文或德文书籍。修订后的章节注释包括用各后继国家的现在独立的语言创作的重要的新著作。我也特别乐于借鉴以下九位年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或博士论文:梅利莎·鲍克沃(Melissa Bokovoy)、奥黛丽·赫尔芬特·巴丁(Audrey Helfant Budding)、吉尔·欧文(Jill Irvine)、卡罗尔·丽莱(Carol Lilly)、凯瑟琳·麦卡锡(Katherine McCarthy)、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马尔科·普瑞雷克(Marko Prelec)、韦利科·武贾西奇(Veljko Vujacic)和安德鲁·沃赫特尔(Andrew Wachtel)。1987—1997 年,我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指导东欧研究计划时,他们每年参加东欧研究计划的青年学者培训研讨会。从而我首次熟悉他们的著作。

也应当提到我曾试图获益于第一版的众多评论、与后继国家学者们关于此书进行的一系列圆桌会议和个别谈话,以及我就一个重要的新档案进行的咨询和该新章节的几位读者。这里不适合感谢大多数的

完全好评,或者继续我与伊沃·伯纳克(Ivo Banac)之间关于我的最初章节是否指南斯拉夫必然崛起的争论。这里更适于特别提到因其详细的评价和建设性的批评而对我最有用的两篇评论,即:詹姆斯·克劳卡(James Krokarc)于1997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哈布斯堡王朝评论》(*HABSBURG Reviews*)中所涉及的评论,以及斯洛博丹·G. 马尔科维奇(Slobodan G. Markovic)1997年10月15日在贝尔格莱德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卢布尔雅那法学院的圆桌讨论、贝尔格莱德的“当代史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和斯科普里的“马其顿科学和艺术学会”(the Macedo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也是有价值的。我有益地查阅了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新“开放社会档案馆”(Open Society Archives)的报纸集。我特别感谢史蒂文·伯格(Steven Burg)、雷纳德·科恩(Lenard Cohen)和查尔斯·英格劳(Charles Ingrao)对该新章节初稿的评论。

本书言论所负的责任仍然是我自己的。我试图进一步澄清公民和学生们寻求理解的这个复杂主题,并且进一步澄清政策制定者已作出或尚待作出的决定。我也试图置身事外于近来经历的、互相抵触的确定性,这种近来经历被记住并且被用做解释过去的一条途径。在解体和战争的10年之后,这样的回忆加深了后继国家的民族分裂,并且它们以其简单性继续去吸引西方观察家。我也不参与为这两个逝去的南斯拉夫辩护,更不必说鼓励第三个南斯拉夫的前景。我只不过试图找出使这两个南斯拉夫联合和分裂的多方历史。它们两者都不值得被留下作为近来回忆的惟一来源。

约翰·R. 兰佩于马里兰的帕克学院

1999年9月

致谢 / 1

第二版前言 / 1

绪言：可行性探究 / 1

第一章 帝国和分裂的边疆(800—1800) / 11

山脉第一,水最后 / 12

短暂的民族国家,长久的记忆 / 16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多样性 / 24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多样性 / 32

帝国分裂的例外 / 39

第二章 统一的渴望和乡村的抵抗

(1804—1903) / 46

从伊利里亚省到南斯拉夫的主张(1806—1860) / 48

作为 19 世纪民族国家的塞尔维亚 / 56

作为微型国家的黑山 / 67

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克罗地亚人和南部斯拉夫

人的主张(1860—1900) / 69

波斯尼亚从奥斯曼帝国转到奥匈帝国的统治下 / 77

作为南斯拉夫前哨的达尔马提亚和

斯洛文尼亚 / 81

第三章 新的分裂、南斯拉夫人的纽带和

巴尔干战争(1903—1914) / 84

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分裂的发展和党派政治 / 88

塞尔维亚上升的声望和 1908 年波斯尼亚危机 / 98

巴尔干战争和新的南斯拉夫前景(1912—1914) / 108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南斯拉夫

(1914—1921) / 120

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委员会”(1914—1917) / 121

从斯洛文尼亚到塞尔维亚的战时政权 / 126

萨格勒布全国委员会和贝尔格莱德的统一 / 131

西方政策和边界争端 / 134

政治统一的经济障碍 / 140

为了单一宪法而举行的引起分裂的选举 / 144

第五章 议会制王国(1921—1928) / 152

战前的政治家、新政党和《圣维特宪法》框架

(1921—1926) / 154

文化上的联系和经济分离 / 171

敌对的邻国和遥远的盟友 / 181

灾难性的“十字路口”(1927—1928) / 187

第六章 独裁主义的王国(1929—1941) / 193

王室专政(1929—1934) / 195

斯托亚迪诺维奇和王室摄政时期(1935—1938) / 208

第一南斯拉夫的资产负债表(1921—1939) / 220

从《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协定》到《三国轴心协定》
(1939—1941) / 229

第七章 世界大战和内战(1941—1945) / 237

第一南斯拉夫的毁灭 / 238

“克罗地亚独立国家”、占领政权和积极的反抗
(1941—1942) / 248

共产党的优势(1943—1944) / 257

巩固共产党政权(1945年) / 267

第八章 建立第二南斯拉夫(1946—1953) / 275

根据《1946年宪法》巩固权力 / 276

挫折和铁托—斯大林的分裂(1947—1949) / 285

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迈出的第一步 / 299

第九章 上升时期的铁托的南斯拉夫

(1954—1967) / 311

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 / 313

西方市场和自我管理的企业(1954—1962) / 325

市场改革和兰科维奇的倒台 / 333

第十章 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衰退时期

(1968—1988) / 349

反对派公开化(1968—1969) / 350

从“克罗地亚危机”到《1974年宪法》 / 356

从半市场经济到契约经济 / 367

外交政策和债务危机(1979—1985) / 374

联邦领导层的失败和经济衰退(1986—1988) / 380

第十一章 种族政治和南斯拉夫的终结 / 385

社会压力和地区关系 / 387

新领导人和新政治 / 400

致命的“十字路口”(1989—1991) / 408

第十二章 种族战争和后继国家(1991—1999) / 423

战火绵延(1991—1995) / 427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时政治 / 443

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战后政治 / 454

后继国家经济和南斯拉夫的遗产 / 461

科索沃:战争终于爆发 / 472

注释 / 483

进一步选择性阅读(英文与德文的相关著作) / 560

索引 / 579